

不变的方向

付强

和所有男孩子一样，我小时候喜欢枪、炮、坦克、军舰……但最喜欢的还是飞机。

小学和初中阶段，我喜欢拆玩具，这可能也是我后来喜欢机械的原因。那时候我就开始构想直升机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构。我梦想做一架人力踩动的直升机，还构思了一些传动系统的方案。虽然很幼稚，但没有停止“做梦”。

高中的时候，偶然的会和同学一起混进了网吧。他们都打《仙剑》《雷神之锤》之类，但我“不慎”打开了机器里一款叫《F-22》的游戏。尽管那时候只能用键盘玩，非常不方便，但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和飞机“接触”，而且还“驾驶”了它。从那以后，我上自习课经常会走神，思绪飞到驾驶舱里面。

高中校门口的书店新进了《航空知识》，我一看就如获至宝，再也放不下了。周末在回家的车上，我很骄傲地拿在手上，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真正地开始学习怎么设计飞机了。

有一期的《航空知识》后面的广告是北航代理的第三波公司游戏——《苏恺-27》。那时候这套游戏需要150多块钱，相当于我半个月的生活费。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了下来，熬到放假回到家在父母的单位电脑上玩。那套游戏的画面在现在看来惨不忍睹，父母的同事看了都说：“这有啥好玩的？”我并不理睬他们，因为他们不懂我对飞机的感情。由于经常“勤学苦练”，我用键盘飞得很溜，降落也不成问题。从那以后，苏-27飞机也成了我心目中最重要的飞机。

高考的志愿，我就想考南航或北

航，因为当时还不知道西工大也是航空很厉害的学校。但估计失误，我去了华中科技大学学机械专业。大学时我在电脑城买了第一根飞行操纵杆。这根操纵杆到现在还跟着我。好笑的是，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常常晚上看着放在桌上的那根操纵杆发呆。后来我把朋友的电脑借过来搬到了宿舍，从此开始疯狂攒飞行小时。有一年，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来学校讲学。我看到海报之后，兴冲冲地跑去听讲并要了签名。后来一飞到我们学校去招聘，我十分兴奋，带着签名本就去应聘，结果很顺利就签了。

我大学并没有进航空院校，也没有学航空专业，一直很遗憾。正是因为从小就怀有那颗喜爱飞机的心，虽然求学的过程中错过了飞机，但跟飞机的不解之缘还是让我成了一名真正的飞机设计师。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上学期间自学到的那些航空知识和上千小时的模拟飞行经验，让我很快就能投入到工作中，结合自己的专业解决了一些难题，让师父和同事们刮目相看。得知试飞院可以进行飞行体验，我工作攒的第一笔钱就拿去飞了一个小时。带飞的老飞行员很惊讶，因为不管是仪表飞行还是目视操纵，我的表现都不像是第一次上飞机的。

工作以后，见识了很多，也能学到更多。我就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可吸收的水分。同时，我也看到了我国航空工业与强国之间的差距。我记得高中时我跟同桌夸下海口，说我这辈子要能设计出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飞机。他很可能早就忘了这事，但我想我一直在向那个目标前进。不为别的，就是喜欢。



我的热爱与选择

编者按：

那些昔日“大胆”拆卸各种东西的“捣蛋鬼”是有梦想的孩子；环境并不能制约成长，即使身处山区，对飞机只是一种仰望，也可以让一个人有无限期许并逐梦未来；一本书、一本杂志成为儿时了解航空的启蒙读物，并影响一生；而一次主题文化活动、一场讲座更有可能决定了个人的人生选择。“播下航空的种子”，这句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就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天，也在昭示着航空文化的传播对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从小军迷到航空人，身份的转变赋予了热爱新的意义——个人兴趣演变为内心澎湃的报国情怀。在科技强国、航空强国的征程上，又有多少昔日小军迷的身影。

从“小升初”到中考、高考、就业，这个夏天因为一场疫情而有所不同，很多孩子或大小的人生转折点，将在这个夏天发生。我们将陆续刊发立志报国航空人的故事，他们的讲述、他们的经历，或许能为孩子的教育、人生的选择，提供一些启发。

飞机飞机等等我

尚忠孝

我的家乡在豫北平原，小时候和玩伴们在麦田里奔跑。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一个玩伴大喊一声：“快看是飞机，飞机呀。”一群人向上跳起来，大声喊着当地的顺口溜，“飞机飞机等等我，带我去北京上大学！”后来，上大学了，但没能去北京，而是去了挨着北京的天津，也没有坐着飞机去，机票太贵了，坐了一夜火车，尽管大学跟机场就是一墙之隔。本科学的专业是飞行器制造工程。以为就可以造飞机了。然而开学第一天就听学长讲到，我们是民航，我们不参与制造。我们是机务方向，毕业就是去航空公司修飞机。

“老虎快看，飞起来了。”2011年1月11日，成都的上空一架飞机首飞。我拉着舍友一起看视频。“我们自主研发的四代机飞起来啦！哇，这也太科幻了吧，

这也太牛了吧！你看这外观，你看着鸭翼，太帅了。好燃好燃！”那一年我大二，晚上和舍友一起喝啤酒庆祝。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隐身战机了，不用再幻想“歼8大战F22”了。

2012年的六月份，端午节的时候，一架全身迷彩的战机在公路上运输的照片被发到了网上，一体化的机翼。难道我们在搞什么新的飞机吗？大家都叫他“粽子机”。和舍友一起在学校论坛上发帖讨论着，憧憬着我们祖国蓝天上越来越多的先进战机。此时大三的我们已经开始了在校实习。拿着工具，按照手册去拆飞机零件。老师告诉我们，等工作了，大家按照AMM手册进行操作就行。由于大家维修的基本上除了波音就是空客，基本没有我们自主研发的飞机，大家要把英语学好，严格按照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大家毕业了也是从事这样的工作。那天我们在学校停

机坪拆解教学飞机。跟我们一墙之隔的停机坪上停了一架波音747-400飞机。零距离接触还是很震撼的。真漂亮啊！发动机点火后，周围被升腾的空气模糊了视野。啥时候我们能有自己这种起飞重量400吨级别的大飞机啊？难道真的要修一辈子老外的飞机吗？难道这辈子真的不能造飞机了吗？

“虎子，你甘心吗？”
“我不甘心啊。”
“要不，咱们试试？拼一把？”“干啊。说干就干！”

备战考研的日子开始了。再也没有宿舍的吹牛和游戏，再也没有逃课和懒觉。我们过了一年的“高三生活”，顺利地考取了研究生，而后成为一名航空人。

“飞机飞机等等我”，飞行器制造，我们来了。



儿时梦 航空情

王健

小时候的一天，父亲把一枚飞机翱翔的方形徽章戴在我的胸前，告诉我这个是纪念章，是为了纪念我们生产的飞机飞上了蓝天。一听有飞机，我急了，吵闹着要去看飞机、坐飞机，但是没有如愿。带着飞上蓝天的梦想，这枚徽章就成了我心爱的宝贝，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直到现在。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枚为庆祝运8飞机定型而专门设计的纪念章，发放的时间是1980年，那年我三岁，这大概就是我对航空最初的记忆吧。

长在三线的山沟里，航空厂的孩子和附近村子的同龄人不同。他们熟悉的是一堆一堆的粮食、牲畜、蔬菜、鸡鸭，而我

们经常听父母说的是哪个零件怎么样，哪道工序怎么样了。从上小学起，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工厂里的人是挺特别的一群人，和外人有点距离感，有点神秘感，难怪农民伯伯称呼我们都是用一串阿拉伯数字开头，原来这是为了保密啊。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汉中市莲花池公园春游，正当同学们东张西望欣赏美景的时候，一位眼尖的同学忽然叫了一声“战斗机”，哇，是真飞机，真飞机啊！我们一个班四十多人迅速将这架退役的歼5飞机围了起来，只见这架银白色的飞机披着红绸，机身上涂着几颗红色的五角星，煞是威风，听说战斗机每击落一架敌机就可以给自己画上一颗红五星，这些五角星就像运动员的奖牌一样，

代表着无上的光荣，也激荡着我们这些航空子弟的内心。我迫不及待地爬上飞机翅膀，透过厚厚的有机玻璃舱盖俯视驾驶舱里的座椅和残缺不全的仪表，喊叫、蹦跳，心里再提多激动了，直到后来被工作人员撵下飞机。

毕业后我回到了父辈曾经奉献了一辈子的航空企业参加工作。那时，国家正处于军转民的特殊时期，公司军品订货量下降，民品经营风险很大，企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终于，公司抓住了某新型战机研制的机遇，全员齐心协力，拿出了满足要求的组件产品成功配套。与此同时，公司向惯性系统产品的技术高地发起冲锋，利用多年来积累的惯性传感器研

制优势，陆续开发出多种惯性组件、系统产品，并形成了元件为基础、组件为依托、系统为方向的惯性产品研发思路，我们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在国庆70周年庆典阅兵式上，我们华燕的产品配套参阅的80%以上机型及部分地面战车、反坦克武器。国庆节那天，我和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一个一个数着有我们公司配套产品的机型，数着数着父亲问我，你那个纪念章上的飞机还有没有？我笑着回答，当然有，还有更先进的等着您看呢。父亲也笑了，笑得皱纹更深了。



航空，我离你又近了一点儿！

邓亦冰

我叫邓亦冰，今年1月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4月刚来到航空工业沈阳所工作，是个名副其实的航空新人。别走别走，我与航空的故事也不少呢！

飞机组装模型，我的宝贝！

小学的那几年，我经常窝在书桌旁，把那些木制的、塑料、金属的飞机组装模型玩了个遍。家里来了“小客人”，我还会把心爱的模型拿出来炫耀，把它们一个挨一个地摆成一排，看着这些宝贝，心里超有成就感。

大一点儿了，我在学校的阅读课上，读了很多二战纪实类的书籍，知道了不少关于战争的故事。课余时间，我开始喜欢霸占家里的电脑，不是玩游戏，而是搜索一些关于世界名机的内容，也会和身边的好朋友们分享，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小军迷”。随着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渐渐明白了，战争其实就是装备的比拼，装备精良的一方打赢的概率更大。看到年轻的堀越二郎设计出曾叱咤战场的“零”式战斗机，我还年轻气盛地想过，凭什么他能，而我们国家不能。

可能因为对航空感兴趣，也可能因为老家本溪离沈阳不远，中学时我经常看到关于航空工业沈阳所的消息，觉得这个研究所很厉害也很神秘。高考结束后，我们一家人研究志愿填报时，我说，我想报考航空类院校，将来到航空工业沈阳所工作，爸妈都支持我。



前辈，我想像您一样投身航空！

那是2013年的初秋，我如愿以偿走进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的校门。入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那一天起，我了解了一位杰出的航空人——罗阳，他也是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我很少会落泪，但听着他的事迹，知道他为了保护这片蓝天所奉献的一切，我真的哭了。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大屏幕上有一张罗阳的照片，他站在航母上眺望远方，这个身影就像一座丰碑，至今仍屹立在我的心中。我真的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变成这样的英雄。

硕士期间，我有幸采访了航空前辈鄢正能，她为我讲述了北航师生100天研制“北京一号”的故事。当时条件艰苦，他们画图时，需要先在硫酸纸上描好方格纸的格子，然后用铅笔在硫酸纸上画图，再用鸭嘴笔把图描一遍，最后通过晒图把硫酸纸上的图印在别的纸上。忙的时候，有人在发动机罩里就睡着了，有人骑着自行车在车上就睡着了。但老人在讲到“北京一号”起飞时开心地笑了，那是一种由

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幸福。采访结束后，鄢正能前辈叮嘱我，一定要多学习多积累，趁着年轻多充实自己。她给我签名的笔记本，我一直带在身边。

2018年我随导师参观了珠海航展，看着飞机起飞、表演和降落，我感到，我们早已不是那个落后挨打的国家，我们国家的战机真的很强大。那一刻，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航空人了，心中是满满的自豪感。我的导师何景武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讲：“学航空的人不能沉浸在取得的成果中，要时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战机的不足和差距，并努力赶超，你们要撑起国家的未来。”我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也发誓将航空作为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

航空工业沈阳所，我来啦！

2019年夏天，航空工业沈阳所的暑期开放日，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憧憬已久的研究所，看着丰碑广场上的歼8和歼8 II飞机，心情特别激动。开放日结束前，航空工业沈阳所和我签约了。那天晚上，我对着手机傻乐了很久。

整个求职季，我只给这一家单位投递了简历，一些朋友劝我多投几家，考虑考

虑北上广等大城市的机遇。我笑着告诉他们，祖国的蓝天这么美，我想守护她。航空工业沈阳所就是我心中最好的工作单位，罗阳前辈的身影我还没有忘记，我也要成为自己心中的英雄。

2020年4月16日，我来到沈阳所报道，正式成为了一名航空人！新员工培训期间，总设计师王永庆给我们讲授了关于航空装备发展和军机研制的课程，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现代空战以及飞机研制的新思想和新知识。除此之外我也感受到了总师平易近人、举重若轻、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

虽然我是只身一人来到沈阳工作，但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已经感受到了沈阳所大家庭的温暖，综合航电部的同事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多关照和帮助。我现在只是一个职场小白，但希望能在所里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将来为沈阳所、中国的航空事业贡献出力量。

沈阳所是我向往的舞台，更是离我儿时梦想最近的地方。在这里，我将传承老一辈航空人“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精神，不负信仰，不负青春，用智慧和汗水书写我的航空报国故事。



王照鑫

我是一名“90后”，因为父亲是军迷，受其影响从小就对军事装备深感兴趣。幼年的我还是孩子王，因为我有最多的“军事武器”装备，大小枪支、飞机坦克、军车大炮、航母潜艇……家里俨然一座大型“军火库”。虽然都是玩具，但仍然有“战斗力”，窰井盖下的管道、隔壁邻居家的窗户、路边的野狗，都被我们“轰炸过”。“我要做特种兵，一个能打好多人”，表哥说完还煞有其事地比划起来，嘴里还发出“哒哒哒”的音调。“我要做飞行员，想去哪里飞哪里”，或许是打小老爸就在我小床的正上方吊着一架架炫酷的充气飞机，每当睡不着，他就让飞机转动起来，我的眼珠也随之转动，不一会儿就做起航空梦来。

小学国防教育课，虎式坦克、54手枪、苏-27战斗机……老师在幻灯机上放映的各种武器装备图片我都在书籍上看过，连参数性能也能娓娓道来。

初中时热播的《士兵突击》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视剧，看了很多遍，除了剧中塑造的经典人物，更让我迷上了专业的军事知识。我开始订阅各种杂志，如《军事体育周刊》《兵器》等，一开始很多内容读不懂，只能看插图，随着慢慢接触到网络，泡军事论坛，玩《红色警戒》游戏，渐渐积累起专业的军事知识。直到高考前，爸妈怕我沉迷其中误了学业，在断网的同时把我辛苦积攒的各种杂志当废品卖了200多块钱，只留下一小部分杂志，现在想起甚是可惜。但如果没有爸妈当时的狠心，也许我就考不上心中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了。

进了南航如鱼得水，平时的军事爱好和知识储备派上了大用场，我顺利当选南航国防协会的国际关系部部长，并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了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那届展会上展示的神秘“粽子机”、察打一体无人机、A380客机及拥有矢量发动机的苏-35战斗机的飞行表演让我终生难忘，同时也看到了我国的航空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于是暗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所学为航空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毕业后我踏入航空工业上电所，成为一名聚焦外场保障工作的航空人。现在的我能接触到各型战机，虽然没有实现当飞行员的梦，但能够作为飞行员的“天梯”，也算曲线达成愿望。从年少时的“唯武器论”，了解到“军事对抗本质是综合国力的对抗”，我对军事的理解也在不断刷新。我也逐步认识到，随着战争模式的发展变化，军事装备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军事装备保障的作用日益增强。良好的装备保障能够使武器装备保持较高的完好率，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产生较高的军事效益。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高新武器装备保障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吸收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新时期我国军工企业开展高新武器装备保障体系建设进行深入研究，将军工企业融入军方的保障体系，全面提高保障能力，使装备保障能力建设跟上和适应装备发展要求，满足未来的作战需要。

回顾自己与航空的情缘，借用《士兵突击》经典台词中李梦说过的一句话，“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未来我将继续自己的“军迷”之路，但与年少不同的是，今天的我正在用实际行动为祖国的强军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